

(上接 A04 版)

寻父足迹，冯小刚因这位湘潭学子的回忆动容

他的父亲待人温厚，爱生如子

1986年9月，黄垠大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他写信告诉冯飞，先生非常高兴，回信给了他很多勉励。没过多久，冯飞受中国画研究院美术公司聘请，作为英文翻译到广州参加秋季交易会，特地转到湘潭，到学校看望黄垠大，并在湘大住了几天。“先生看到我寝室里有同学在练字，热心予以指点，我好几个同学拜到先生门下，习字作画。”

1988年上半年，冯飞回湘参加母校岳云中学70周年校庆，举办了个人画展。一次黄垠大与他闲聊时说：“先生，我们学校有校报，我又是中文系学生，我来写篇文章，把您介绍给湘大的师生吧。”当时冯飞将信将疑。两天后，黄垠大把写好的文章交给冯飞审阅，没想到冯飞却说：“我审的不算数，要编辑认可才行。”湘大是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文、理、工学科俱全，但缺乏艺术门类的专业。“当时校报编辑老师看了我的稿件之后，相当兴奋，认为可以给师生们以艺术的熏陶，问我能否约先生一见？我说先生正在湘大呢！编辑老师见了先生，相谈甚欢，决定还要刊发先生的书、画作品。”黄垠大介绍，在那个年代尚是铅字印刷，一幅作品，先要拍成照片，再制版，再复版，然后拼版，才能付印。1988年10月20日《湘潭大学报》上刊发的《我所认识



冯飞先生作品。摄影/吴小兵

的冯飞先生》一文，其实是他和先生共同完成的。因为文中配发的所有照片，都是冯飞自己在照相馆请人拍摄，再交给编辑老师的。正因为如此，黄垠大保留的这张剪报在今天尤其珍贵。

“在我的印象中，我读大学的四年，几乎每个冬春，先生都会来学校看我，有时甚至会租上学校老师空余的房子，在湘大住上两个月。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从湘潭市委组织部到湘潭日报社，也经常会见先生不期而至的身影。陪他吃个饭，聊聊天，他又走了。或许在先生的内心里，已经把我当成了他晚年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黄垠大告诉冯小刚，他的父亲晚年很是渴望亲情，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虽然在很多的时候，曾经的磨难使得他更愿意把自己包裹起来。

因为与冯飞有着深厚的感情，黄垠大先后去北京看过先生两次。“第一次是1989年5月27日。其时我还在学校读书，机缘巧合，和朱

海泉同学一起到了北京。在右安门内大街西河沿北京市物资管理学校一号楼六单元一〇二号找到先生时，先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看着我和朱海泉同学疲惫的身影，先生又心痛又难过，做了饭菜让我们美美地吃，腾出地方让我们美美地睡，推心置腹与我们长谈。三天后，我们返回湖南。”

第二次是1993年3月4日。黄垠大回忆：“当时我和未婚妻准备结婚，到北京旅游，第一站就是去看先生。先生看着我结婚成家了，高兴得不得了，张罗着做饭烧菜，又不知从哪里翻出了陈年老酒，一定要和一对准新人喝一杯。吃完饭，先生就铺开了宣纸，开始作画。他要把对学生新婚的祝福用一幅画表现出来，送给学生。这一次，我们在北京待了6天。临走时，我们再一次到先生的住处辞行。先生说：‘你们新婚，送一幅画不够，过几天我再作一幅《红梅图》，邮寄给你们。’先生待我，恩重如山。”

他的父亲，曾一直以儿子为傲

相处多年，冯飞很少在外人面前讲述自己的生活。但这次黄垠大去北京，看着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学生，他才首次开口讲起了自己的家庭。

“他没有讳言离异的事。他说，家庭离散，一双儿女跟母亲一起生活，和自己不太亲近。作为一个父亲，没有给儿女太多的陪伴，是莫大的遗憾。他说，《编辑部的故事》火起来了，是他儿子冯小刚几个鼓捣起来的，这小子会折腾，没准以后能搞出些名堂。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女儿女婿待他也很好，女婿还专门送了一把剑给他，让他多练剑，锻炼身体。舔犊之情，我见犹怜。”

从北京回来后，黄垠大与冯飞常有联系。1994年4月，他还收到了先生的来信，絮絮叨叨写满了四页信纸。此后，过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很久没有看到先生回湘潭

了，“他回来一定会来找我的，我也好久没有收到先生的信了。我给先生写了几封信，不见回音。我打长途电话到他单位传达室，接电话的大爷说，找不到冯飞先生”。提起这段经历，黄垠大很是伤心：“从1986年到1994年，8年多时光里，我和先生总有联系，从未间断。但是突然间我找不到先生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也打探不到先生的任何消息。我推测，先生毕竟七十好几了，也许是去疗养了，也许是生病住院了，也许是突然行动不便，不能动笔写信了。我不愿相信，先生会这样悄无声息的离开。”直到后来，黄垠大读到冯小刚2003版《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书中提到徐帆在冯小刚父母墓地周边挨个敬酒。他这才确信，先生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是1998年逝世的，享年78岁。”冯小刚接过黄垠大的话说。听到这话，黄垠大情难自抑，无语凝咽。“虽然知道先生已经离去，没想到得知先生离世的准确消息，却是在19年之后。”他一声长叹。



《湘潭大学报》关飞的报道和画作。

听到黄垠大回忆中的父亲，冯小刚很是感慨：“这次回乡寻找先父的足迹，内心很受触动，父亲一生潜心于教书育人，很了不起。”

从前，他对父亲不了解不理解，也有着隔阂。如今却从一个陪伴父亲8年的学生口中，才知道父亲的晚年生活原来是这般度过。冯小刚和徐帆夫妇以父亲冯飞的名义，向涓江学校捐助100万元，用于支持学校发展。

“先生九泉之下若有知，一定会因儿子的举动而欣慰。”黄垠大感叹。

资讯

九旬教授为湖南方言研究填补空白

今日女报/凤凰网(通讯员 谢樱)近日,《湖南方言系列丛书》首发暨湖南方言研讨会在湘潭举行。首发的12部方言著作中的10部为90岁高龄的李永明教授所作。丛书为描绘湖南汉语方言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珍贵资料,填补了湖南方言研究中的许多空白。

《湖南方言系列丛书》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计划出版16部,此次首发13部,囊括《长沙方言》《衡阳方言》《临武方言》《湘潭方言》等12部湖南地方方言研究著作和一部译文集。丛书内容覆盖湖南境

内湘、赣、西南官话、客家话、土话等几大方言,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湖南境内方言的大致面貌。

12部方言著作当中的10部是李永明教授的心血之作。他今年已是90岁高龄,从事方言研究已有60个年头。1957年,李永明被分配到湖南衡阳,开始担任教边作研究。在陆续出版了《衡阳音系概要》《衡阳方言词汇》之后,1980年李永明到湘潭大学任教,开设了方言选修课程,继续着手湖南方言的研究。为了进行好方言研究,八十高龄时,李永明还经常一个人下乡做方言调查。

长沙司法助力“夕阳红”，老年人维权有了“绿色通道”

今日女报/凤凰网(通讯员 何青 谭亚男)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如何维护?如今,长沙市法律中心创新服务方式,让老年人维权有了“绿色通道”。

2017年,开福区村民刘某27岁的儿子在一起交通事故刑事案件中死亡。20年前妻子因病去世后,他与儿子两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无奈之下,62岁的刘某来到开福区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法律帮助。

经过律师的不懈努力,刘某拿到经济赔偿一百余万元。至此,这起交通事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

这是长沙法律援助机构为老年人排忧解难,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一个典型案例。据了解,长沙市法律援助处与市老龄委成立长沙市老龄委法律援助工作站,

为全市老年人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向他们提供及时便利的法律帮助和法律服务。

为了使法律援助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全部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长沙市60%的律师事务所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形成了健全的法律援助老年人的维权网络。

近年来,长沙市法律援助处把优质、便捷、高效作为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首要要求。对需要法律咨询的老年人给予优先解答,对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老年人,法律援助机构简化优化受理审批程序,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指派、优先办理等“三优”服务。对于75岁以上和有特殊困难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简化审批手续。

美不胜收!记录“外国人眼中的长沙”

今日女报/凤凰网(通讯员 刘玉锋)展示快乐的长沙,读懂长沙的快乐。近日,2017“快乐长沙·我的家——外国人眼中的长沙”主题活动在李自健美术馆正式启动,50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参加活动。

已在长沙生活三年的Zhut Olena来自于乌克兰,如今在中南大学读博士。闲暇时光,她喜欢四处游玩,走遍了岳麓山、橘子洲等地,但最让她难忘的还是梅溪湖,“那里风景美丽,建筑

也特别漂亮”待的时间越长,她越想了解这座被称为“第二故乡”的城市,于是,她和很多外国朋友一起过来参加这次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设置“全球巡游展回归大长沙”、“穿越三千年炭河西周情”、“游温泉小镇看农村新貌”、“创新产业园创业朋友圈”四个系列主题,以“快乐长沙·我的家”之“随手拍美分享快乐行”为主线,向外国友人展示长沙的自然人文风貌,日新月异的发展。